

# 闹事的病患家属现在对我们点头哈腰 ①

医生日记

4月7日

早上大师兄要开个大客户,如果按新闻联播的说法,那是百年不遇的瘤霸。比瘤霸还大的瘤子,我们叫瘤霸。每个科室都很逗,都有自己的专业术语,普外的人称乳腺癌患者叫“少奶奶”,这种称呼避免了癌字,大家也能听懂。妇科说她们管的是“一室两厅”。

治疗方案商量了很久,从哪里开进去,怎样避免伤到海绵体。那个瘤子长得很像橄榄树或者西兰花,大如六七岁孩子的拳头。光跟家属谈话,都轮番去了三四次。这样大的手术,很难不留下后遗症,反复强调的原因就是希望家属不要存在侥幸心理,出了什么事承受不起。这也是我见过的比较有规模的瘤子。今天一天,组里就开这一台手术,搞不好一大早进去开出来到晚上。

手术室像闹市一样车水马龙,几乎科里的医生都下来看过。开了颅腔等大师兄的当口,三组的小牛跑来说,今天比较痛苦,打算借你们这个手术室开个刀,教授说今天下午有时间。我赶紧劝他另聘他人,这台手术不晓得什么时候能结束。他跑出去一圈回来,说,霉透了,每个手术间今天都客满,订了好几台,就这间只有一台,就你们了,不改了。

吃午饭的时候又看到小牛,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我对你这样没有人性表示愤慨,知道我接你下一台,你还说手术如何漫长,现在不好好去开刀,跑过来吃午饭。”

我一边盛汤一边答他:“不吃饱肚子哪有力气开刀啊!预热一下。”今天是冬瓜咸肉汤。我刚盛完,全场爆笑一片,大家纷纷点头说,带着情绪工作是很危险的。

午餐室是信息交流地。小杜说,

孤美人又犯错误了,被病人投诉。

孤美人是上海本地人,有着一股源于本土的居高临下的傲气。这个真跟医生职业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曾经总结过上海人的特性,在上海人眼里,这世界只有两种人,一种是“阿拉上海人”,还有一种就是“伊拉乡下人”。她最著名的桥段就是,有个病人问她:大夫,我拿外国护照,收费会贵吗?她脱口而出:“我们是三甲医院,收费标准是统一的,外国人和乡下人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。”

护士长还替上海人辩护呢,说全国各地人妖魔化上海人。我跟她说:你到论坛看一下,各地人都掐架,东北人骂广东人,四川人骂山东人,但全国人民都骂上海人。

秦教授立刻回我一句:“你以为北京人就好?北京人也牛得不行。上海人自以为大,还能大得过皇城脚下?上海人看外地人是瞧不起,北京人更恶毒,他不是瞧不起,他是充满了同情。凡不是北京的,都怪可怜的,来的都是北漂嘛!北京人眼里世界只有两种称呼:中央和地方。上次我们开会,汇报成果,北京医院的人诧异地看着我问:‘这么复杂的手术,现在地方也能做了啊!’我靠!上海啊,上海也算地方?”笑喷。

4月8日

刚查完房出来。那个脑溢血的闹事病患现在一切都好,右半身不遂,说话不太灵光。比起死亡,现在的状况令他和家属很满意。他在口齿不清中要他爱人给我削苹果。也许我们不在的时候,他爱人反复跟他说过是我和二师兄救了他的命。

我不适应他们这样的转变,我还没踏进病房,他们就会远远迎过来点头哈腰,我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恭送出走廊。当年他们挥舞着棍棒在走

廊外叫器的样子与现在相比,让我经常诧异人竟然有这么多副面孔。

无论他们现在怎样感激愧疚,都已经不可能换回我的小蕾了。

那天我忍不住给小蕾打电话,想告诉她人性的两面,电话那头是她冷冷的声音,我还没有张口,她断然说:“医院的事和我没关系了,我不要听。”

也许小说里特别喜欢大团圆的结局,相逢一笑泯恩仇,皆大欢喜。可在现实里,我的肚量做不到与我曾经非常憎恶的人把酒言欢,无论病患家属送什么,我都冷淡拒绝,他们归还的上次一万块钱的医药费,我们科也高调收下。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我救你命是我的职责,但我永远讨厌你。

大师兄从手术台上下来,看到我手里拎的糕点就喊:“阿拉平平啊!”我哈哈大笑,喊他:“阿拉曦曦啊!”

几个月前的夜里我收治的一个急诊阿婆,第二天是大师兄接手,两周以后康复出院。自打出院之后,大师兄二师兄和我,她每天轮番探望。来的时候带着自己做的小点心,挂个门诊的号,周一是大师兄,周二是二师兄,周三就到病房来探我。每次都笑眯眯的,喊大师兄是“阿拉曦曦啊”,二师兄是“阿拉曦曦啊”,我就是“阿拉平平啊”。其实没什么毛病,就过来看我们一眼,说几句闲话,打量我们的眼神都让人发毛。

有一天,二师兄终于忍不住了,给老太儿子打了个电话,跟他讲请他把老太领回家,以后不要再来医院干扰我们正常工作了。那么多人排队等着看病,我们还得分个号给她陪她说话。有一天她打探到我没有女朋友,居然从口袋里神秘掏出一张大妈照片要介绍给我,真是晕倒!说是她的姊妹淘,感情很好,人很好,一直没结婚。那我也不能效仿黛米·摩尔

的小老公啊!何况那个大妈还没有黛米·摩尔的身材样貌呢?

那个儿子来的时候很不好意思,一言不发带走老太。我们正舒口气。谁想隔一周,又带着酥饼来看“阿拉曦曦”了。大师兄被老太的毅力彻底折服,私下里跟我们说:算了,我们也勉为其难当回被迫星族吧!

再过两周,二师兄主动跟老太说:“挂号怪贵的,就是有医保也要六块一次。阿姨你下次来看我们就看我们,不要挂号了。东西也不要带了。”

老太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号要挂的。没号不让我单独进门的。我不要跟人家挤一个房间,说话不方便。”至此,她爱怎样就怎样,她一进门我们就当课间休息时间到了,陪她聊两句,问她饭吃得可好,觉睡得可好,家里儿子女儿怎样,有没有什么新发现,时间也不长,每次十分钟,到点走人。

二师兄喊她“老十三”。刚开始对她很反感,时间久了倒像老朋友了,由过去的老十三,到现在的老十三姨。据说上次和小芹逛马路正遇上老十三,二师兄还一本正经地介绍说,这是他姨妈,老十三又一阵子“阿拉曦曦”长“阿拉曦曦”短,一点看不出破绽,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今天十三姨送来的是粽子,真是实惠啊!薄薄一层米,里面裹满了香菇、五花肉、板栗和蛋黄。打开粽叶,香气四溢。正好没吃早饭,我打算早中饭都是它了。

刚打开,美小护同学就看见了,跑过来说:“阿拉平平啊!吃粽子啊!给我咬一口。”我赶紧咬一口说,来不及了,已经吃过了。

美小护愤愤地恶毒地来了一句:“如果你读过历史,应该知道粽子是为了喂王八而发明的。”

我倒啊!

# 李云龙比武收服了敌军的传令兵

4

军事小说

王根生骑马行进在小路上。一个战士问:“连长,你看清了没有?别又是过路的老百姓吧?”沈泉:“错不了,我看得清清楚楚,戴着狗皮帽子,穿着国民党军装,一看就是马家军的,好像是传令兵。”几个战士兴奋地抄起枪。

另一个战士问:“连长,要活的要死的?”沈泉:“当然要活的,你们几个下手轻点,千万别给弄死了,我还指望这小子交代情况呢。”战士答:“你放心吧,我保证抓活的。”

王根生似乎有所察觉,他勒紧马缰绳,警惕地扫视四周。两个红军战士从路边的岩石上猛扑下来,将王根生从马背上扑倒在地上。王根生显然有些拳脚功底,两个红军战士居然没有制伏他,王根生一扬手,两块鹅卵石准确击中两个战士的额头,两个战士被砸得血流满面栽倒……王根生闪电般地从背上取下马枪便要开火……这时,沈泉的驳壳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上,王根生的动作僵住了。

民房的废墟里,王喜奎匆匆走来,小声报告:“团长,沈泉他们在路边打了个小伏击,抓到敌人的一个传令兵。”李云龙喜形于色:“把俘虏带上来,我要审问。”王喜奎:“是。”

沈泉、王喜奎等人将王根生带进来。李云龙打量着俘虏:“你的姓名、部队番号?”

王根生:“王根生,独立骑兵旅二团团部传令兵。”

李云龙:“嗯,独立骑兵旅的,马步芳的起家队伍。你们团长叫什么?”

王根生不吭声。李云龙掏出手枪:“说!”王根生僵硬地说:“不知道!”

李云龙火冒三丈:“娘的,你这个传令兵不知道团长叫什么,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?我一枪毙了你……”

王根生:“你们共产党不讲规矩。”焦守成:“你说清楚,我们怎么不讲规矩了?”

王根生:“好几个打一个,算什么本事?有种咱们一对一干,你打赢了,我服你。”

李云龙颇感意外地说:“嘿!都说西北娃脾气犟,今天还真碰上一个,死活要跟我讲道理。小子,你让我们抓了还不服气是不是?”

王根生:“不服,是汉子就明着干,躲在路边打暗棍不算好汉。”

李云龙:“好啊,不服气是不是?你不是要一对一干吗?没关系,我陪你玩玩。喜子,给他松绑,让他活动活动,省得说我欺负他。”

王喜奎给王根生松了绑。李云龙:“小子,要是你输了怎么办?”

王根生:“我输了,你爱咋办咋办,我听你的。你要是输了,得放我走。”

李云龙把手枪扔给王喜奎,解上衣:“好,就这么办,你要是赢了,我不光放你走,还得规规矩矩叫你声师傅。”

焦守成连忙制止:“老李,别胡闹……”王根生:“长官,你说话算数儿不?”

李云龙甩掉上衣:“废话!老子说话向来是一口唾沫一个钉。小子,你出手吧。”

戈壁滩上,韩起功骑在马上用望远镜向远方仔细搜索着。他身后,马永祥率领马家军的骑兵们呈扇面排开,在戈壁滩上进行拉网式搜索。韩起功放下望远镜:“马团副,有没有红军留下的痕迹?”

马永祥:“还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你看,前面是民团的马团总他们。”正前方,马元青骑马带着民团的团丁们走来。

马永祥下马在地上仔细寻找痕迹:“团座,这伙红军很怪。”韩起功:

“有什么怪的?”

马永祥:“这一个多月来,我们已经收拾了不少掉队的红军,这些红军掉队人员都有个特点,就是不辨方向,不分昼夜地盲目赶路,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足迹,不懂得利用地形隐蔽自己,一旦在开阔地带与我们遭遇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可这伙红军不一样,他们的行动似乎很谨慎。”韩起功:“哦,你说说看。”

马永祥:“他们昼伏夜出,行踪诡秘,决不会白天赶路,把自己暴露在光秃秃的戈壁滩上。还有,他们宿营时总能找到合适的地点隐蔽起来,而且在离开宿营地时仔细消除痕迹,不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。”

韩起功:“看来,我们是遇到对手了。”马永祥:“还有,他们赶路的时候也很冷静,好像尽量走硬路,专挑石头多的戈壁滩走,而特意避开比较软的沙地,因为沙地会留下足迹。”

民房的废墟里,王根生闪电般出手,先是劈面一掌向李云龙脸部打来,李云龙闪身化解。王根生身子一伏,使出扫堂腿,李云龙跃起,躲开了扫堂腿,两人进入对峙状态。

李云龙不屑地说:“倒是练过几天拳脚,不过功夫还不怎么样,再来!我先让你三招儿。”

王根生上前抓住李云龙的手臂使出背抄动作,想把李云龙背摔出去,而李云龙却顺势用臂弯锁住王根生的脖子,王根生连忙用肘回击,无奈李云龙的身子纹丝不动,他手臂像铁箍一样勒紧王根生的脖子,王根生感觉呼吸困难,脸色憋得发紫,渐渐丧失了反抗能力……

李云龙松开手臂,王根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,大口喘着粗气。李云龙叉开双腿,站在王根生面前:“喂!起来,咱们接着来。”王根生摇摇头。

李云龙:“服气啦?”王根生:“我说了,你赢了爱咋办咋办,我王根生

听你的。”李云龙:“王根生,我看你家不像是有钱人,我猜得没错吧?”王根生:“我爹妈早不在了,我从小就给人放羊。”

李云龙:“那怎么又当兵了?”王根生:“有一天放羊,碰上韩团长的兵,羊全被杀了吃了,我回去向主人没法交代,干脆一跺脚当了兵。”

李云龙:“根生,你这个糊涂蛋,既然是穷人,干吗跟他马步芳干?只有红军才是穷人的队伍,你跟我干红军怎么样?”

王根生:“可你们红军快完了,马长官调集了好几万人马把红军包围在倪家营子,那些红军撑不了几天了。”

焦守成听了一惊,连忙拿出地图看了看:“什么?倪家营子?那在张掖、沙河堡一带,离这里有三百多公里,看来主力部队的情况也很危险,我们得赶快赶过去。”

李云龙眉头紧锁,仔细看着地图:“根生,你只是个团部传令兵,怎么会知道作战计划?”

王根生:“独立骑兵旅的弹药库就在合木镇,由我们团派兵看守,这些日子,每天都有好多汽车、马车到合木镇拉弹药,我们就知道要打大仗了。八十一师有个汽车兵是我老乡,我拉他去喝酒,他说不行,长官催得紧,要马上装上货赶快回去拉伤员,马长官这次下了血本,调了好几万人马,他们八十一师在倪家营子那边已经和红军交上火了,八十一师伤亡不小。”

焦守成与李云龙对视了一眼:“可以证实了,肯定是主力部队,敌人大量向倪家营子运送弹药,说明仗打得很凶,而且能造成敌人重大伤亡的只有红军主力。”

李云龙若有所思地说:“这倒是个好消息,合木镇居然有个弹药库?”



六六 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在《心术》中,六六将用其特有的犀利、幽默、睿智还原一个中国式医患关系,揭露看病难、药价贵、医患之间互不信任、医疗事故频发等种种现实问题。小说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为第一人切入,大师兄刘曦、二师兄霍思邈、外科医生郑艾平,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,却都想做个好医生。但病人的不信任、医疗纠纷的败诉,一次次打击着这群医生。年轻的医生只得为他们的理想苦苦挣扎。

[上期回顾]

二师兄出身医生世家,爷爷是我们医院的老院长,爸爸是卫生局局长。主任告诉我们,二师兄的爷爷在文革时被斗,但他依然救了斗自己的人的母亲。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



都梁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今年9月,新《亮剑》电视剧将由浙江卫视开拍,作者重新修订了《亮剑》,并新增了近10万字的《李云龙前传》,重点讲述了李云龙在1936~1937年间的传奇故事。前传中,作者重点介绍了李云龙所在的红九军25师171团与西北军阀马家军的生死对决。李云龙带着一个团的战士在马家军的疯狂围剿下夜行戈壁滩、偷袭弹药库、乔装擒敌首……最终,李云龙率一个团走出戈壁、穿过沙漠后只剩下六名战士找到组织。

[内容简介]

韩起功接到命令,要调他们团去倪家营子对付红军,而这时正好民团团总马元青来请求救援。为了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,韩起功答应帮助马元青。